

风雨情怀

唐
瑜著

人民出版社

风 雨 情 怀

唐 瑜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风雨情怀

唐 瑜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厂址:惠州市南坛西路17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插页 150,000字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218—02910—8/G·719

定价:1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1084 83790667

目 录

硝烟情结

云雾山中.....	(3)
参队路上	(11)
鞋之忆	(19)
疮怎么好了	(24)
游击区去来	(27)
眷念故地，魂牵梦萦	(37)

赋闲怀思

走路引出的故事	(47)
早知道就多串串门	(50)
“赶”出一段情.....	(53)
两张照片	(56)
忽发现是我在歌唱	(59)
舞会风云	(62)
别了，搓粪的日子	(70)
干校走笔	(73)

手表的往事	(84)
蓝色的火焰	(87)
那年月不锁门	(94)
阳台重又平静	(98)

小城旧事

童年吃田螺	(105)
小时盼过年	(109)
城墙脚下	(113)
姨妈和那对皮鞋	(118)
无法到达的问候	(121)

人物春秋

音容宛在 浩气长存	(127)
——悼记秦牧	
岁寒知松柏	(132)
——悼念杜埃	
魂兮南来	(137)
——忆王洛宾的广州行	
不朽的英魂	(141)
——记游击队之母梁水娣	
英名长留九连山	(156)
——哀悼叶日平	
终生粉笔染白发	(160)
——缅怀父亲唐陶华	

域外风光

在原苏维埃的土地上·····	(173)
莫斯科街头的疑惑·····	(179)
吉尔吉斯的冷和暖·····	(183)
进出哈萨克斯坦·····	(186)
烈士碑前不灭的火炬·····	(190)

世态浅说

出国的礼品·····	(195)
想起在发达国家的宴会·····	(198)
嘉宾自付酒费·····	(201)
想不到带我参观的是草坪·····	(203)
冲红灯过马路·····	(205)
那孕妇和那穿皮鞋的·····	(207)
扮扮宿舍区的容貌吧·····	(209)
三个宴会后上街吃炒粉·····	(211)
老人惹笑话·····	(213)
扩宽视野作比较·····	(216)
同盘共食漫话·····	(219)
对逝者的告别·····	(222)
娱乐——观念应变化了·····	(224)
老友托找“劲舞”卡带·····	(227)
后 记·····	(229)

硝 烟 情 结

云 雾 山 中

编辑部约稿的来信把我引向了逝去的战争年代，浮想当年老区的生活情景，那次陶塘受袭后在大坝村吃番薯饭的往事悄无声息地在记忆深处浮上来。

山村，清晨，安静的农家，两个失散的游击队员，热气腾腾的番薯干饭，一盘酸菜；经过艰难和饥饿折磨的人才会懂得它的珍贵。

我还保存着当年的一本日记簿，但我不想马上翻动那尘封网结的旧物，我让自己安详地坐着，听任那山村、农户、峰峦、松林等云迷雾涌般闪现在脑海里。

那是1948年的春末夏初，山区的气候乍暖还寒，忽暖忽寒，雨水很多。我们那支队伍夜里转移时碰到一场骤雨，天亮才到达陶塘（和平县属），早饭过后，朝阳升上半空，大家赶忙在阳光下晾开被淋了雨的衣服毛毡。游击队是天天背着它们过日子的，就怕淋湿。

这个陶塘处在山里一块较为开阔的地面，四座

相邻的村舍，还有一块地坪。我记得从这次厄运后我们就避开这种“大村”而专钻单家独户的山坑了，当然，这村前村后也是连绵的山。

那时九连山游击区的形势已相当严峻了，国民党军开始第三次大扫荡，各种番号的保安团集结重兵进剿，县警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在四乡飞扬跋扈。游击队在未有破敌大计之前只好分别闪避，而像我们这样建立不久的“地方中队”就相当被动，有时也很吃亏。

那天枪声是怎么响起来的，我得慢慢想想，反正是很早，很突然，几下尖锐的枪声蓦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紧急情况。我从地坪上抱起剪成半块的毛毡奔入厅堂，三下两下扎好毛毡、包袱，背着转出门口，只见同志们在一阵“快撤！快！”的催促声中从农田间向后山跑，是谁发出的口令搞不清，当时中队的干部配置有一位中队副、一位小队副、一位服务员（排级政工人员）和我这个文化教员，还有几个班长，总不外是他们中谁发出的口令，加上战士们的互相转达，发令的人也是边跑边说，谁都能从枪声中判明敌情的紧急。我们跑不了多远敌人的机枪弹就呼啸着追来了，有的战士跑着跑着扑地倒了，不知是栽的还是被打中，有的因为冲得急在田埂要转弯时刹不住势一脚陷入泥里，跌跌撞撞才转过身来再跑，我也是一副狼狈相，一脚水一脚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才越过田段跑进后山林子里。这时只剩下女卫生员和我两人了，前头的跑远了，后面似也没人了。

恐怕得交待几句了，我们住进陶塘的消息是怎么传到国民党军队的，为什么他们好像知道我们实力不强的底细冲得这样快？这个疑问后来未有答案，但从我们方面却查出了一个教训，我们的哨兵只顾在山上晾衣物，没有及早发现敌情，所晒的东西恰恰暴露了自己，以致敌人一下子占领了制高点，将我们全置于它的火力之下了。

我和卫生员靠着林子的掩护急急登山，可惜上至山腰树林就没了，面前的斜坡在阳光下一览无遗，山道在其间更是明晰耀眼，我们都为这又一个开阔地面发怵，互问了一下怎么走？扭头看时，左边却有一大片高没人头的茅草地，看样子草丛扩延至山顶，我们便选择了从茅草间钻上去的途径。

这野生野长的草丛平常除了虫兽不会有人进入，茅草长得很高很密，宛若绿色沼泽，钻进去倒是有了安全感，可以边走边判断一下情况。我们听到了前后对射的枪声，在后面是来自敌人的机枪，比原来的近，大概他们已到达村里，在前面的是不连贯的步枪声，显然是早于我们上山的同志正倚山阻击，但比来自敌人的密集射击要弱得多。

我们两人一前一后排开茅草前进，越来越发现这很费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力气，不小心还会割伤手脚。我承认我这位学生哥不行，卫生员在前面开路的次数比我多，她毕竟是山里人，与茅草打惯了交道。当我们精疲力尽气喘吁吁地穿出草丛要越过秃顶山头时，敌人已发现我们了，一串机枪弹凌空横扫过来，哒哒哒地打得乱石纷飞。我们在地

上打了几个滚，等它一换梭子就跑，也就越过山梁一边了。天幸有这一大片茅草地。

转过山梁一边，把机枪声扔在后面，我们惊异地发现山头上寂无人影，方才阻击的人撤退了还是转移到另一个山头打麻雀战，不得而知。我们也无暇多想，紧一紧包袱带，抹一抹汗水，拔脚继续往前走，不一会看到不远处有个茅寮，有两个扛锄头的农民。我们正待细辨一下，其中一位主动打招呼过来了，原来是我们队的两个战士，留在这岔道上作联络的。他们为提防万一改了这副打扮。他们指明了中队的位置，我和卫生员又紧走慢走越过两个小山头，才见到正在率队的中队副。

中队副是当时的实际主持人。他见我们归队，问有没有负伤后就不再说话，绷紧脸继续观察情况。我看看他身边不过十几个人，一副损兵折将的架势，知道他心里不好受，便也不问了，事实上，我也疲惫不堪需要歇口气了。

接下来的情况，我得想想。

再接下来，天空似乎转为阴霾，暮霭弥漫，周围山头的枪声沉寂了，村庄那边的空际腾起几缕炊烟，即使不能判断敌人是否仍在村里，但山岭上则肯定没有敌人了。我们熟悉这些国民党军的特性：他们的士兵不是愿意卖命的，靠的是集结行动，通常一到夜晚就收缩回去的。

中队副看着我们，沉声说：“回去打扫战场吧！”我们自然没异议，不能因为吃了败仗就拍拍屁股走人，让老百姓倒霉。于是，我们拥着他折回

附近山头，在一个路口看到了肖加作副班长的尸体，横卧在草地上，其下腹和一个手腕被机枪弹打中，一条肠子从弹洞拖了出来，流在地上的血都已凝结。大家默默地向他敬了个礼，在附近挖了坑掩埋，据说前面还会有牺牲的人，便分出几个战士向前去了，又说在相邻山上肯定丢下不少被毡衣物，我于是随服务员亚邓去寻找。

我们两人又上了山，可没想到这一上就下不来了。我们在山头上兜了个圈，捡起两捆被丢失的铺盖分别背上，再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了。天空开始转黑，我们想下山归队，可是我们怎么转都找不到路了，它消失在野草和茫茫的夜色之中。我们焦急地兜来兜去，累得脚也拔不动了，终于放弃了下山的打算，想来山下的队伍早就转移了，就算闯下去也不知向哪里走，不如干脆等天亮再说。

顾不得当天仅吃过早餐的饥饿，也顾不得夜里是否有兽蛇出没，我们在一棵松树下背靠背地坐下来。两人相约不能睡觉，也不采用轮流睡觉、守夜的办法，怕单独一人撑不住误事，一俟天亮就赶快下山离开这个吉凶未卜的陶塘，到附近的大坝村去。我们不久前曾一起到大坝村组织农会，认得该村被选出来的农会委员卢文中，找到他再打听消息。

两人说说话，想想事，听听风吹草动的窸窣声响，有时恍恍惚惚一阖眼就会惊觉，并用手肘碰碰对方，问一声你睡着了吗，听到回答“没有”便又默默地等。山头上的夜很静，月昏星暗，阴沉沉

沉，偶尔有令人悚然的乌枭夜啼，却没有咯咯咯的蛙声，要是能听到蛙鸣也就能辨别村庄的方向和大概位置了。不久又下起雨来。我们抖开一张洋毡共罩在头上，连身子也包了起来，不管周围有没有情况了，反正夜里什么也看不见，幸好雨不大，下的时间也不长。

我很难设想如果那个夜晚只我一个人会怎么样，或者换过来，如果只亚邓一个人会怎么样，人怕的是孤独无援，把一个人置于黑黝黝的荒山上是够可怕的。但那时我们却不感孤独，不觉得害怕，很重要的当然是我们有两个人，仍是个集体，也就有一种相互依赖的力量感，也许因为还有着那融化在思想深处的对革命对人民的信念。

我们终于等来了那个年代最熟悉的启明星，熬过了黎明前的黑暗时刻，迎来了混混沌沌的曙光，能看到下山的小径了。两人掏出手枪，穿过湿漉漉的雾气下山，边观察情况边快步前行，一路没有碰到人，山里人通常不会这样早离开村子的。我们走到大坝，打听了一下，找到卢文中。

关于卢文中我可说不上多少话，我只是在那次集会上才认得他，中等个子，淳朴热情。他不同于那些盼望翻身而又老实畏缩的农民，敢于站出来说话，敢于支持我们的活动，一片真诚，被选为该村农会委员。

他正在家里，一见到我们，马上给我们说了队伍转移的地点，原来部队昨夜已经留了话让他联络失散人员了，这使我们安下心来。他说你们准饿

了，快吃点东西吧，叫家里的女人把刚做好的早餐端给我们吃。

山里贫苦人家普通不过的番薯干蒸饭，一盘酸菜。然而，那时只要看到那热腾腾的蒸气，闻到饭菜香也就是难于尽言的享受了。

他坚持要我们先吃，不用说也是提防因不速之客的到来饭煮得不够。他坐在一边抽烟，抢着给我们添饭，鼓励我们放心多吃，吃饱。他没有任何责怪我们的意思，神情里只有关切；老区人民向来不指责吃了败仗或失去联络的战士。

我们毫不客气地先吃了，随着肚里热量的增加，身体从极度疲劳中恢复了活力，吃饱喝几口水抹抹嘴巴，趁着村里出门的人还少，我们就谢辞上路了，一口气走了近十里，到了苏坑，按照卢文中交待的标志，沿着一条弯弯蹬山溪找到了掩蔽在山寮里的中队。

加上我们两人的归队，山寮里的队伍还不到20人，不及原来的一半，已知牺牲的3人，其他的是后来才逐步知道下落联系上的，大都是回了家或投靠亲友，被父老亲朋掩护起来了（他们都是当地人），过后大都陆续回队。游击队的力量就在于他们都是自觉参加革命的，在于穷苦群众的支持。

打从这次以后，部队暂时避开“大村”，避开陶塘、大坝这些地势较为开阔的地方，我也没有机会见到卢文中，但不久就传来消息，他在国民党军一次搜剿大坝时被捕并牺牲了。

.....

我好像在往事的江河中浮沉，有时潜进河里，有时半沉半浮，有时顺流而下，有时逆流击水，甜的酸的苦的辣的味儿都有，当然都随着岁月淡化了，更多的是一种甘味，是经过苦难在卢家获得接待的慰藉。

我终于起身，从一大堆旧本子中取出当时的日记簿，查出陶塘那天的记录，一看却使我愣了一下，往下看也不免发愣，看来我真的老了。

按日记所述，我们是5月10日凌晨到达陶塘的，敌人的奔袭发生在我带头班哨之后，即晌午时刻，我记不得当时带头班哨的事了，并把敌人进袭的时间大大提早了。敌人很快得手进村，把我们赶上了山。我们在山上坚持到黄昏，后来回头打扫战场，掩埋牺牲的同志，收拾丢失的物资，之后出现我与亚邓困在山上的情况。日记内说当夜是“大雨淋漓”，而不是“下得不大”，再是全队集中在苏坑山寮的共22人，而不是记忆中的不到20人。可见一隔数十年，脑里这次那次战斗的印象会搞混的，但在卢文中家里吃饭一事却没有错，那是铭心镂骨错不了的。

参 队 路 上

在文艺作品中，新参加革命队伍的同志总会受到热情款待的，可能生活是贫困的，接待则是亲切感人的。我当年遇到的却不是这种情况。

说来刚好是五十年前，那个年底我和杨洋决定到山里参加游击队，委托了可靠的朋友去联系。当时九连山游击区正通过地下党暗中物色、动员一批知识青年前去，我们的委托不但很快有了回音，同意我们前去，而且还得知另一位熟人黄忠也要去，让我们三人同行。

我们被安排为自行凭联络地点和介绍信前往的一种人，这自然不如那种由老游击队员领路或由地下党派人护送的方便，但当我们接到那神秘的路条和介绍信函，也就从它们所蕴含的巨大信任中感到心满意足，不虑及其他了。

那路条上开列着从兴宁县走向龙川山区的路线：兴宁——新陂——叶塘——石角里——石壁背——龙母圩——永和圩饭店石狗哥。

另一封介绍信仅是一张便函，写着“石狗兄：